

## 霧

裊裊白霧緩緩升騰，那端沒有可以繚繞的所在，只能夠在天花板蔓延開來。好難得六顆燈泡是一齊亮著的，像是好難得全家人得以坐在一塊兒吃著火鍋。然而，某個瞬間，她感受到他們之間彷彿也隔著一層厚重的霧，看不清晰彼此的面孔，沉悶的像是一直無法沸騰的火鍋，沉悶的讓人窒息。

「這個電磁爐怎麼這麼不給力呀……」她試著為這詭譎的氣氛清清嗓。

明明每一年都會抱怨它遲遲無法沸騰，卻還是一如既往地搬出來使用，讓人誤會家裡只剩下這臺電磁爐能夠煮火鍋了。爸爸默默地走到廚房，拿了鍋蓋出來將鍋子完整地壟罩住。不說話實在不像爸爸的個性，恐怕是憋氣在心裡頭憋得太悶，因此著急了起來。

她暗忖著自己像是那鍋蓋，能夠罩住所有迷茫的霧，讓滾燙的泡泡一個個迅速冒出。不備受賞識的火鍋料在混濁的湯底裡載浮又載沉。

「丸子類的火鍋料放太多了。」爸爸以冷冽的語氣說。他是在提醒，但聽上去比較多的成分是責罵。「我說你也買太多丸子的火鍋料了，怎麼每次跟你講都不愛聽。」爸爸擺出微慍的面孔對著爺爺說，氣憤中隱藏著無奈。因為頑固的老人家執著起來，一執著就是好幾年的事情，甚至症狀會越演越烈，倘若沒有施加點嗆得鼻頭不舒服的力道，皆會被視為無效的提醒。

又是一陣寧靜，無味，但是雜亂的。

「今天我跟同學去看《孤味》喔，二輪電影。」她看著媽媽已然起霧的眼鏡說。「那部得了很多獎項的國片嗎？」媽媽張開嘴，這次不是只將食物送入嘴巴。她很开心霧氣的周圍終於不再只是沉默。

那天早上，她睜開眼，才不過七點，她想著是假日，可以多賴床一會兒無所謂。「叩叩——」「嗯，進來。」是媽媽，臉上明顯帶有幾分怒火。凝神細看則是幾分的憂愁。

「妳知道妳妹昨天被爸發現她半夜不睡覺，不開燈在那邊跟同學 Line 來 Line 去嗎？她說她半夜睡不著，我們都睡了，她只好找朋友在網路上聊天。」她不以為意地看著媽媽，她知道媽媽下一句才是真正想說的話。「而且她昨天跟我報備說要去看電影，我問她跟什麼人去，她說是女同學，結果妳猜，怎麼著？她原來是要跟她的學長出去，就是那個讀餐飲科，時不時會送妳妹妹點心的學長。」「我學弟嗎？」「對，她原本跟我說是女生，但我看到的卻是要跟男生出去，她居然對我說謊！」

「這有什麼好不能說的嗎？」她無法理解，媽媽也是。「我從小到大要求妳們的也不過只是『誠實』而已，為什麼她就是做不到？」媽媽像是在大海中喪失方向的船，忽然看見浪花那頭些微的閃爍，激動了起來卻無奈地癱軟無力。

她起身走到了客廳，隨手拿了一個三明治坐下，慵懶地打開電視機，轉了幾台不怎麼吸引她的電視節目，最後畫面停在她從沒看過的老電影，此時，妹妹也拿著三明治一屁股地在她旁邊坐了下來，若無其事地吃著。

她想到方才媽媽的神情與她口中的事，好奇心驅趕了慵懶。「是妳的同學半夜有急事找妳嗎？」她轉頭看向妹妹。妹妹不解地看著她，冷冷的。「我沒有要罵妳，我只是想知道。」妹妹只是擺著千篇一律的臉，像沙灘那樣無趣，剛淨灘完看不見垃圾的蹤跡，卻嗅不到一丁點清新的，海原有的味道。她猜想，妹妹是無意願讓她知道了。

「……因為要是我，我會想睡覺。」她狼狽地補充。她最不愛的是當溫熱碰上冷漠的感覺，她覺得那樣的自己像極了無辜的鯨魚，被擱淺在沙灘上那般地難受。於是，莫名的怒火焚燒了關心的善意，她端起盤子，再度起身走回房間，躲回那塊沒有煙霧繚繞的淨土。

「叩叩——」妹妹拿著一張鵝黃色的作文稿紙，眼神透漏出滿滿的求助「姊，我不知道這篇題目可以怎麼寫。」她頓時之間恍神，不知道應不應該這時候請妹妹先解釋早上的沉默，她知道，妹妹需要的可能是面子。她在心底嘆了一口很長的氣，還是從妹妹手中接過稿紙，仔細地瞧看。

「題目的重點是心態以及自身經驗，這題稍微特別一點只提供一張圖，這代表可以自由發揮的部分很大，不要害怕，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去書寫就好，如果還是不知道從何下筆，可以先擬好大綱。」她從沒想過自己可以如此地心平氣和，而且是在怒火還未平息的情況之下，或許，她真的十八歲了，真的有資格成為那個使迷霧消散的鍋蓋。

「吃飯囉！妳們兩姊妹還不餓呀？」奶奶獨自等在煙霧繚繞的鍋前，朝著三樓喊道。「好！等一下就下去。」她坐在妹妹房間的地板上回答道。心想：「又該走進那伸手不見五指之處了。」

今天，她到二輪電影院欣賞了一部很有味道的國片，是她因為被學測塞滿而來不及看的遺珠，在感觸最深卻找不到人可以說話之時，她早已把前幾天不愉快的晨光拋諸腦後，她心血來潮的跟妹妹分享著。

當電影的話題告一段落，準備轉身踏進浴室洗澡時，她被按下了暫停鍵。「姊，

妳要坐這裡嗎？」「不用呀，我站著就好。」「可是我可能會說的有點久。」「沒關係。」

妹妹開始說著自己發現的「家長監護系統」、說著自己的氣憤，說著好像她發現了什麼不可告人的祕密，或是抓住了爸媽「不應該」的把柄似的。她耐著性子聆聽著，目光注視著妹妹掩得緊緊的灰藍色窗簾，然後極為緩慢地坐下，優雅地坐在失去溫度的磁磚上。

「的確，我承認我是做錯了，但他們不應該這樣子對待我。」「他們給了我新手機，又把新手機沒收，沒經過我的同意就偷看訊息，然後現在還限制我的一舉一動。」「我甚至連填老師傳來的表單，需要用我的 Google 信箱，都要經過父母親的許可才可以使用欸。」「出門會被定位，網路一天也只能使用三小時，那我晚點的線上選課怎麼辦！」

她愣愣地望著眼前這個走火入魔的妹妹，從頭到尾只有「我承認我是做錯了」一句稍微擊中她的心，接下來的字字句句都在檢視著爸媽的不該。她看著這樣的妹妹，不知道還能夠說些什麼，無力感從脊背那端舔捲而上，冷得連汗都無法墜落，連話語都是徒勞。

她以為自己會束手無策的就此攤手不管，但她再次看向那和她一樣緊掩的窗幔，深知自己是非插手不可的了，她也握有一份責任，因為她是妹妹從小到大的效仿對象。

「媽媽只是希望妳能對她誠實。」其實，這個原則妹妹早就知道，妹妹放在心上：那是媽的原則，從來就不是妹妹自己的，所以她說：「我知道阿，但我每次只要一沒遵守就會剛好被抓到。」「那妳為什麼要有不遵守的時候呢？」不能說是「說謊」，也不像是「低級失誤」，她覺得妹妹分明是刻意不誠實，這顛覆了她的價值觀。

「一直誠實難道不好嗎？」她皺緊了眉頭。妹妹沒有回話，妹妹說過，她有時候只是在思考，思考要怎麼用與我們立場一致的表達方式，講出來讓我們知道。

她告訴妹妹，那倒不必，因為我們只是想聽聽看妳心裡的真實想法而已。但妹妹嘟起嘴委屈地說：「可是妳們都會反駁我。」「我們並不是在反駁妳，我們也只是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讓妳知道。」「聊天本就是像這樣，互相交流彼此的意見，難免都會有意見不合的時候，但並不表示意見不同就必須全然推翻別人的說法。」「我們需要做的，只是把自尊心放下，然後，好好地聽對方在說什麼，或是那些隱藏在話語後面的心情。」「妳需要能夠『接收』別人的訊息。」

她想，她好像已經離題得太離譜，或許妹妹只是想尋覓一塊「理解」的浮木，

而不是硬生生地逼迫她不斷接收「同化」的波濤，那宛如是在溺水。

然而，這些浪花，也是她有必要激盪出來的漣漪，只是時間點不太恰當。她也是在沉澱良久以後，才有辦法回過神來承接住妹妹的訊息，妹妹似有若無發出的警訊。

離題的後來，她們是怎麼聊到那個不愉快早晨的，她不大記得了，只記得妹妹無辜的眼眸以及眉毛挑弄的角度，妹妹說：「我當下只是覺得妳很異常。」

是嗎，原來只是異常嗎？她不曉得平常輕而易舉就可以感受到別人對她的不滿因而生氣的妹妹到哪裡去了，她不確定妹妹平時敏捷的雷達，為何在更換角色之後竟會黯然失效。

她陷入沒有答案的納悶，像是被一直沒有上油的機械，反覆運作的聲響縈繞耳畔，找不到休止符圖示的出口，她感受到的不過是焦躁與煩悶在心湖滿溢。

對話到後來，岔成了好幾塊野草地，是個荒煙蔓草的後院，老態龍鍾的除草機明顯地擺放在小木屋旁，看上去是沒有人有想使用的念頭，因為光看著它便能聽見它的躁鬱，堪比直升機停降的等級。

「可是媽都會去找妳聊天，她都不會找我。」妹妹的眼淚終於潰堤。原來這塊沒有雜草叢生的柔軟，才是最不起眼的核心。

「那是因為我都會去找媽聊天，不著邊際的和她分享大小事呀。」然後她又講起了「信任」的概念，那是她在妹妹面前提到的不曉得第幾次來著。她沒有想過，是因為妹妹感受不到「理解」，所以做不到「信任」。

後來妹妹卻又出爾反爾：「媽的那種關心，我寧可不要，全都不要。」「妳就是非常想要，不然現在不會哭得這麼慘。」她理智清晰冷冷地說。「不要再嘴硬了，媽又不在這。」她直接穿透那面脆弱的高牆。「好啦……有一點。」妹妹很勉強的對自己坦承。

霧氣依舊瀰漫在飯桌上，只是變得薄了些。

「妳和媽道歉，是為了什麼呢？」她小心翼翼地提問，像是想要讓晨曦滲透一絲絲進來。「什麼為了什麼？」妹妹的眉頭緊蹙。「只是單純想解決手機不能用的問題嗎？」「不然……呢？」妹妹不懂姊的啞謎，又開始小心翼翼。

那個瞬間，她有種失望的感覺，沒有人溺水，但她是沉到水底了，不闔上雙眼

的話，讓鹽分溶進眼眸內，只看得見零星的空氣泡泡，越靠近她的越小粒。

「我是因為想讓爸媽消氣，再加上想解決手機不能用的問題。」「……只是這樣？」她用嘴巴含住那幾顆小泡泡，她不想就這麼放棄。她是不想放棄妹妹嗎？還是不想放棄她自己？

「不是因為妳希望媽能跟妳說話，或是自己的習慣不好想要改進……所以才去找媽聊聊嗎？」「應該……是吧？」妹妹被她搞得不想再多作解釋。

上次媽的一句話冷不防地刺中她的心：「妳妹來跟我道歉，唯一目的只是『手機不能用』。」她打趣地回答道：「嗯，好現實。」回想起來，的確如此，那天妹妹跟她是怎麼開頭的，很顯眼的氣憤，因為手機的使用被限制了。妹妹確實是聽了她的話向媽媽道歉，卻沒有把話談開。

那天對談的最後她強調：「其實，說開來就沒事了，重點是妳要能夠內化我剛剛所說的那些，爸媽在意的點，然後婉轉地表達自己的觀點讓他們知道。」妹妹問：「什麼是『內化』？」妹妹的意思，不是不知道內化的定義，而是在告訴她，為什麼我要「內化」。「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反正就是這樣啦。」這是她講過最不負責任的話。

有時候她總覺得，妹妹與爸媽之間的霧是可以藉由她的介入，煙消雲散的；但有些時候，她有種神秘準確的預感，他們之間的霧就是這樣了，有時濃厚有時輕薄，霧依舊是霧，散不開的。

隨著車子行進的起伏，上午九點，陽光正好。她轉頭看向妹妹，陽光從透明車窗外滲進，糝在妹妹臉龐的模樣，散發一種可以靠近的溫度，清晰卻朦朧的，一時之間，她看得出神。

「妳需要的，其實只是『理解』嗎？」最終，她把聲音留在喉頭，只是靜靜地看著那觸不可及的和煦。